

三国殇

杜若传

白木绯花 著

SANGUOSHANG
DIRUOZHUAN
一位奇缘来此生误，只盼杜若花开时。
家国天下。



《甄嬛传》《芈月传》后
又一不属于历史的
历史女性传奇

一场背负血雨腥风的重逢，
一段跨越时间年轮的情爱！

一段儿时的约定，她铭记于心，他却遗忘经年。
这段跨越时间鸿沟的爱情，能否重回从前的岁月无忧？

三国殇
杜若传

白木绯花

SANGUOSHANG
DURUOZHUAN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国殇·杜若传 / 白木绯花著. --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6.7

ISBN 978-7-5306-6941-9

I. ①三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18603 号

责任编辑: 郭瑛

出版人: 李勃洋

出版发行: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部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 香河利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 × 1000 毫米 1/16

字数: 283 千字

印张: 17

版次: 2016 年 7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6 年 7 月第 1 版印刷

定价: 32.80 元



目录

第一章	新婚惊魂	/ 001
第二章	初遇怀秀	/ 007
第三章	教习公主	/ 013
第四章	陷害青纓	/ 019
第五章	皇帝纳妃	/ 025
第六章	偷换龙子	/ 030
第七章	青纓封后	/ 035
第八章	杜若小产	/ 040
第九章	怀秀设计	/ 046
第十章	身份曝光	/ 051

第十一章	公主倾心	/ 0 5 6
第十二章	暗生间隙	/ 0 6 0
第十三章	两人决裂	/ 0 6 5
第十四章	初露端倪	/ 0 7 0
第十五章	计划出逃	/ 0 7 5
第十六章	诀别皇宫	/ 0 8 0
第十七章	深夜闯宫	/ 0 8 4
第十八章	拉拢张正	/ 0 8 9
第十九章	皇帝驾崩	/ 0 9 4
第二十章	九死一生	/ 0 9 9

第二十一章	迎接新生	/ 1 0 4
第二十二章	共赏落日	/ 1 0 9
第二十三章	青纓受伤	/ 1 1 4
第二十四章	大佛寺游	/ 1 1 9
第二十五章	佛寺孩童	/ 1 2 4
第二十六章	江袁过招	/ 1 2 9
第二十七章	初现战事	/ 1 3 4
第二十八章	杜若遇险	/ 1 3 9
第二十九章	命悬一线	/ 1 4 4
第三十章	雪后出游	/ 1 4 9

第三十一章	公主刘璃	/ 1 5 3
第三十二章	战事云起	/ 1 5 7
第三十三章	进宫小住	/ 1 6 1
第三十四章	卿云惨死	/ 1 6 6
第三十五章	紫琳之死	/ 1 7 0
第三十六章	找寻真凶	/ 1 7 5
第三十七章	公主殉国	/ 1 8 0
第三十八章	被困宫中	/ 1 8 5
第三十九章	匈奴兵败	/ 1 9 0
第四十章	大胜归来	/ 1 9 4

第四十一章	宋元归顺	/ 1 9 8
第四十二章	险象迭生	/ 2 0 2
第四十三章	取得信任	/ 2 0 7
第四十四章	欲开杀戒	/ 2 1 2
第四十五章	被迫为后	/ 2 1 7
第四十六章	青丝寄情	/ 2 2 2
第四十七章	怀秀昏倒	/ 2 2 7
第四十八章	偷得兵符	/ 2 3 2
第四十九章	香荷殒命	/ 2 3 6
第五十章	再见之彦	/ 2 4 0

第五十一章	一怒为红颜	/ 244
第五十二章	最后一战	/ 249
第五十三章	大结局（上）	/ 253
第五十四章	大结局（中）	/ 257
第五十五章	大结局（下）	/ 261

第一章

新婚惊魂

景元十年，三月十六，大吉。与匈奴一战，匈奴大败，遂进献公主进京和亲，宴会之上，却不想公主当着文武百官指明非大将军江之彦不嫁。帝大笑而后赐婚，次日，将军便将公主迎进府，成亲。

新婚之夜，皓月当空，好不容易推掉了群臣的敬酒，江之彦带着微醉的身子，步履微微不稳地来到了新房。新房之内，一对龙凤烛方被点上不久，轻风拂过，火焰随着风向而浮动，出神之间，新娘的剑却已直抵新郎的咽喉。

“乌雅公主，你可知你今日这番作为，对两国邦交只能是有害而无益，更甚者，会再次引起两国恶战。”酒醒了大半，江之彦看着乌雅公主妆容精致的脸庞，美则美矣，只可以命不久矣。

“江之彦！”乌雅公主说着生疏的汉语，“你死，我也死！”

江之彦用手轻轻捏住剑刃，言语之间没有一丝一毫地惊慌失措：“你想与我同归于尽？”

“有何不可？”

江之彦嘴角轻轻上浮：“难道公主以为，少了一个江之彦，匈奴国就能够挥鞭践踏我疆土吗？”

“至少没了你，我能保我匈奴十年的平安。”

“用你的性命来换取一个牺牲你的国家的十年的平安，值得吗？”

“只有杀了你，父亲才会放过我母亲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只在乎我的母亲！”

“也是一个不受宠的公主，想不到也是一个可怜人。”江之彦轻描淡写，眼中似有怜悯之意，乌雅以为江之彦要动手，大喊一声：“不许动！”她想控制住江之彦的手，却反被江之彦将剑打掉。

咣！

江之彦扼住乌雅公主的双手，面色带笑：“公主，你也晓得我是将军，若是就这般死在你手上，岂不貽笑大方。”

“江之彦，我技不如你，但也绝不会苟活！”乌雅是一个性子刚烈的女子，挣脱



了江之彦就往床柱上撞去。

江之彦本想阻止，但是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迟了那么半步。

乌雅的血溅到了床柱上，留下了一摊红色的血迹。江之彦亲手阖上了乌雅的眼，暗暗叹了一口气，死了也好，免得活着受辱。

“备马，我要进宫。”

“怎么办，怎么办呢？这乌雅公主死了，匈奴人又要打来可如何是好！”听闻乌雅死了，刘闾的脸瞬间惨白，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边急得团团转。

“皇上莫急，乌雅公主之死现今只有你我二人知晓，跟随和亲而来的匈奴人，臣也已命人看守起来，消息滴水不漏。”

“之彦啊，之彦，你可得护住朕啊。”刘闾走到江之彦身边，紧紧抓住了他的衣袖，言语之间尽是依赖。

江之彦沉思了稍许：“皇上，臣有一计。”

昏暗的大牢，连一丝光线都透不进来，杜若沉寂在梦魇里面，浑身大汗淋漓。所有的苦难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无穷无尽地蔓延，仿佛要浸透整个的生命。

“杜若，对不起。”这是六姨娘，美丽的女子满脸的愧疚歉意。

“杜若，逃出去，活着！”这是爷爷难得的关心，也是最后的关心。

“杜若，去找江世伯，去找江世伯。”这是父亲的千叮万嘱，可怜他自以为女儿多少还会有一处安身之所，叹只叹命途多舛、人世蹉跎。

哎呀。

门被打开来了，刺眼的光芒从外面照射进来，杜若只得拿手去遮挡，才不至于这么难过。

“你是汉人？”江之彦走近杜若的身边，微微打量着。

杜若的身体轻微地发起了抖，这么熟悉的声音，仿佛两年的时光猛然抽离，两年前的那句话，犹在耳畔。

“我不认识她，将她赶走。”

将她赶走！毫不犹豫，丝毫情面不讲，就将走投无路的自己无情地拒之门外，从此颠沛流离，流落他乡，尝尽人生百苦。

眼前的这个人，杜若并不陌生，兜兜转转两年的时间，从中原到匈奴，阴差阳错之下再回到这里，他是……江之彦！

“你是汉人？”见杜若不回答，江之彦又问了一遍。

杜若微微低头，害怕被江之彦认出来，轻声地答应了一下：“是。”

“为什么会去匈奴？”

“小时候，与家人走散了，被人贩子拐去的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。”

“拉娜。”

“这是你在匈奴的名字，汉名呢？”

“被拐的时候年纪太小了，已经不记得了。”

自始至终，杜若都低着头，不敢抬头看一眼，她害怕，怕他会认出她，又怕他会认不出她。

“如此——”

江之彦沉默了一会儿，杜若猜不透他心里在盘算着什么，过了一会儿只道：“等下便会有人来带你出去。”便匆匆离去。

后来杜若被人带出了黑屋子，其他一起从匈奴王宫出来的人，杜若再未见到，而她成了乌雅公主。

“你乖乖地做乌雅公主，我便保你一世无忧。”这是江之彦的亲信传给杜若的话，从牢狱之中出来五日了，杜若竟一次都未见到江之彦。

“公主，吃饭了。”香荷是前天刚来的小丫头，年岁不大，胆子也很小，故而说话总是小声小语的，此刻端了饭菜过来弱弱地对杜若说。

杜若未应答，不过还是走到了桌子边上，拾起了筷子。

“呀，公主你的手！”

一条弯弯曲曲的疤痕，从左手中指一直延伸到袖襟深处，很是恐怖。

杜若眉眼低垂，不经意地拿袖子遮住了手上的疤痕，言语之中听不出一丝的感情起伏：“小时候调皮，从树上掉下来，便落了这疤痕。”

“疼吗？”香荷情不自禁抚上了疤痕，怕杜若疼，又赶忙将手拿回来，战战兢兢地望着杜若。

杜若看着香荷无辜的双眼，不禁笑了笑说道：“许多年了，早就不疼了。当时可真是疼得想死的心都有了。”

“公主可别再让自己摔着了。”

杜若愣了一下，不想香荷会说这样的话，漫不经心地问道：“香荷可有弟妹？”

“我有一个五岁的幼弟，家里穷，养不起两个孩子，便把我卖到了将军府。”

“可怨恨弟弟拖累了你？”

“怎么会，弟弟可爱，也爱护姐姐，只是家境贫困迫不得已而已。”

杜若点了点头，不再言语。



夜里杜若睡得不太安稳，迷迷糊糊做起了梦。

杜若家里是经商的，父亲就这一个独女，应说杜若小时候生活是不错的，即便不是万千宠爱于一身，也该是衣食无忧的，但却不然。杜若的母亲在生下杜若后便死去，小时候父亲不大亲近，爷爷因重男轻女的思想也不怎么看重她，反而前后给杜若父亲张罗了五房姨太太。杜若便越发没人管，似男孩子一般长大，人也丑巴巴的难看得很。

那日是杜若爷爷的六十岁大寿，家里人人来人往地好不热闹，杜若在厨房偷吃饱了便带着弹弓跑到后院林子里打鸟玩。

“你将小鸟打下来，它们的母亲回来时找不见要着急坏的。”

杜若玩得正开心，身后一个很突兀的声音传来，着实吓了她一大跳。

“你是谁！我才不要听你的。”

“是真的，上次我偷偷一个人跑出去玩了，回来时候母亲眼睛哭得肿肿的差点着急坏了。”

“你有母亲？”

“我自然有母亲，每个孩子都是有母亲的。”

杜若恨恨地瞪着眼前这个男孩子，下一秒，她将这个男孩子推进了荷花池。

这个男孩子就是江之彦，那年他八岁，跟着父亲来杜府祝寿，却被杜若推进了荷花池。

“真是抱歉，杜若这孩子，从小没有母亲，家里大人也管教得松，不想差点闹出了人命。”杜若的父亲将杜若从人群后面抓出来，“快点向江世伯和江哥哥道歉，说你错了！”

印象中这是父亲第一次对杜若说话，说的第一句话，是要她道歉。

她瞪着江之彦，挣开了父亲的手，跑掉了。

后来怎么了？具体的，早已记不得了，只记得江之彦找到了自己，说了对不起。

“对不起，若若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

孩子的心思，是那么脆弱。杜若以为江之彦是在嘲笑自己刚才将他推进了荷花池，也因为一句“若若”，彻底地原谅了他，她是多么希望有人能够看到自己，能够爱自己。

“江哥哥，若若的左手腕有个花瓣状的胎记，你一定要记得！”

“我会记得，我会记得若若。”

江之彦骗了杜若，杜若十六岁，江之彦十八岁，江之彦说，我不认识她，将她赶走。从此两个人的人生，兜兜转转，越走越纠缠。

十天后，江之彦终于出现，找到杜若命她梳洗一番，说是要一起入宫面圣。

“你原是哪里人氏？”马车行了一半路程，江之彦突然问道。

“很小便被拐走了，家乡人氏，都记不得了。”

江之彦不再言语，只是闭目假寐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说道：“若是有什么缺的，只管打发香荷去要便是。”

只有江之彦闭着眼睛的时候，杜若才敢光明正大地仔细端详着江之彦，江之彦的脸庞犹如被刀刻过一般，说不上非常俊秀，但是很是刚毅，许是多年在战场之上，与一般养在富贵乡里的公子哥儿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，整个人身上都带着一股莫名的煞气。他的嘴唇很薄，正如老人所说，唇薄之人薄情，杜若看着江之彦忍不住发问：“若是乌雅公主没死，将军会喜欢她吗？”

江之彦并未想到杜若会这般问，略是一愣：“乌雅公主既是我的妻子，便会一直是，喜欢与否，并不打紧。”

他要娶的只是一名身为公主的女子，为的只是公主的身份，而不是这女子本身。杜若不禁为乌雅公主感到悲哀。虽然不知她究竟是为何而死，但千里迢迢地嫁了过来，夫君便成了她唯一的依仗。而如今，这夫君，甚至根本不在意她，是死是活都于他没什么大的影响。

进宫面圣，不过是给其他人看看，乌雅公主好端端的。公主和亲的目的达到了，仗不会打了，一众官员自然也是开心，纷纷夸着乌雅公主漂亮，等等。

在宫中许久，直至深夜，方告辞回府。

“将军，那边的人打发人来说青纓姑娘不大好，问将军能否得空前去。”

江之彦看了看杜若：“将公主好生护送回府。”

“将军？”杜若出声询问。

“我今夜不会回府，你自己回去吧。”

原来，他也有在乎的姑娘，杜若心中低落，他会不会像忘了自己一样忘了那位姑娘？不，他喜欢那位姑娘，怎么会忘了她。心中郁郁，不知如何抒发。

回到房中，桌上放着一盆杜鹃花煞是好看，心下喜爱，便心血来潮摘了一朵别在发髻上。

“公主带上杜鹃花可真是好看。”香荷忙去拿了一面镜子给杜若。

镜中的女子，正好的年华，她为什么这么不开心，眉心紧缩，那朵杜鹃花，凭什么开得这么放肆！

杜若狠狠拨下髻上的杜鹃花，踏之而去。

“呀！”香荷惊讶地叫了一声，却不敢说什么，紧紧跟了上去。



夜间，杜若又做梦了，梦中所有的人都挤在自己的身边，他们披头散发，七嘴八舌地说着什么，几乎要让杜若窒息了，突然有一个男孩子挤过人群拉起自己的手，他的手心是那么温暖，让人心安。

你一定要记得！

我会记得，我会记得若若。

杜若醒的时候，月正高，发现枕头湿了大半，脸颊黏黏的难受得紧，便起身叫了香荷进来伺候梳洗。

看着烛火一明一暗，杜若对着香荷说道：“香荷，你去问问，青缨姑娘是谁。”

香荷为难，跪了下来，说：“公主要不得。”

看着香荷瘦弱的身影，杜若心中只觉得烦闷：“罢了，你出去吧，我不叫你，别进来。”复又躺了下来，背影瘦削，楚楚可怜。

烟柳之地，却是全然没有丝毫的脂粉气息，青缨躺在床上，脸上因为病中没有丝毫的血色，眼神不经意地飘向门外，全是期盼之色。

“是下人不懂事，这么晚了还劳烦将军过来。”江之彦一来，青缨的脸上立即挂了笑容，虽然脸色还是苍白，但另有一番病态的柔弱美。

“身上哪里不好？”

“姑娘前几日出门淋了雨，便得了风寒，本想着过几日也就好了，却不想缠缠绵绵了好几日还不见好，反是更严重了。”青缨的丫鬟秀儿见青缨自己不说，便忍不住说了出来。

“我叫好的大夫来给你瞧瞧，病了便要看大夫吃药，舍不得那点银子，病如何能好。”

青缨笑了笑，给江之彦斟上了酒：“将军休听秀儿胡说，如今已是大好了，无甚大碍的。”

“不若，我将你赎了出去，找些营生，也好过在这里熬着。”

青缨本来听到江之彦说要将自己赎出去，心下一喜，听到后来的话，心顿时凉了半分。

“青缨命薄，便只得沦落在这风尘之中。”

江之彦不再言语，只略坐坐便走了。

“小姐，将军难得来一趟，您又何苦与将军怄气。”

“我何曾怄气，难不成真要我像其他青楼女子缠着人便不放吗？那我青缨才真是自甘堕落了。”

第二章

初遇怀秀

杜若清晨起来，发现昨夜被自己毁坏的杜鹃花已经重新换了一盆。

“香荷，香荷！”

“公主，怎么了？”香荷匆匆赶来，说话还带着喘息声。

“将这盆花丢出去，丢出去！”

香荷未见过杜若这般情绪失控，忙应了下来，叫人将花搬走。

“等一等。”

杜若看了看杜鹃，神色异常：“将花匠给我叫来。”

“公主，您说花匠？”

香荷以为自己听错，花匠属于下贱之人，一般是上不了堂的，然而杜若却要将花匠召见过来，这是于理不合的。

“怎么了，有何不妥吗？”

“没……没，香荷这就去。”

番外女子，或许就是这样豪爽不拘小节的吧。这样想着香荷又小跑着去找花匠过来。

不多时，一个名叫刘远的穿青色粗布衫异常清瘦的男子随着香荷来到院子：“你在这儿等一会儿，我去回禀了夫人，看看公主是要如何召见你。”

“有劳姐姐了。”刘远作了作揖，香荷点了点头便走进了屋子。

香荷来的时候杜若正望着那盆杜鹃花发呆，听香荷说花匠已经在屋子外头候着，心里却反而忐忑不安：“你让他在外头候着吧。”

刘远在屋子外头站了有半个时辰左右，正午的日头晒得人眩晕，差点要昏厥过去的时候，刘远终于听到了一个略显清冷的声音。

“你叫刘远？”

“是。”名叫刘远的男子规规矩矩地站在堂下，低着头应道。

“这杜鹃花真好看，她有名字吗？”

“不是名贵的品种，不过是小人平日里意外发现的，见好看，便种在盆中。”



“那我给她取个名字好了，叫什么好呢？她长得可真像我小时候家旁边的杜若花，就叫她怀襄好了，可不是家乡的乡，襄王的襄，怀襄，可好？”手中摸着杜鹃花的叶子，杜若说得别有深意。

刘远着实震惊了一下，怀襄，怀襄，那是姐姐的名字。仿佛很久很久以前，那时候他还叫袁怀秀，总是嫌弃自己的名字太过于女孩子气，姐姐总是说，怀秀乖，姐姐叫怀襄，你若是不叫怀秀，那就不可以叫我姐姐了。是的，那时候，他姓袁，名怀秀，姐姐名怀襄。

“刘远？”见刘远不说话，杜若出声唤了他一下。

“怀襄这名字不好。”

“为何不好？”

“杜鹃花便是杜鹃花，这名字就已足够，世人多累，非要再给它加上几个无关紧要的名字，听起来不像是花，反而像一个姑娘的名字。”

“你一个小小花匠，说起话来倒是头头是道，读过书吗？祖上可是书香人家？”

杜若记得，那时候，六姨娘喜欢种这样的杜鹃花，告诉杜若她弟弟给这花取了个名字叫怀襄，怀襄怀襄，那是她的名字，她不许，她弟弟却总喜欢这样叫着，因为父母不允许他直呼姐姐的名字，他便以这样的方式表示叛逆。只是后来家破人亡，唯一的小弟弟不知所踪，在杜府的那段时日，六姨娘总是眉头紧锁，心事重重。

“公主说笑了，小人不过是一个下贱的花匠，哪里配得上书香两个字。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小人刘远。”

看着刘远一副中规中矩的模样，杜若知道急不得，自己这样问是问不出什么的，便又随意说了一些无伤大雅的话，就让他回去了。

夜里杜若做了噩梦，早上醒时，发了热。

香荷打发了小丫头去通报江之彦，自己忙里忙外地照顾着杜若。

躺在床上的杜若声音虚弱：“香荷。”

“公主要什么？”香荷听见杜若唤她，忙跑过去伏在床前。

“将军，可知晓？”

“奴婢一早便叫人去告诉了。”

一早就告诉了，那就是一早就知道了……但是就算是一早就知道了，他也不肯来瞧一眼问一句。

“你下去，你们都下去。”

“公主，可是心烦？香荷去熬一碗绿豆汤吧。”

“你也下去吧，我现在什么也不想，什么也不听，只想一个人静静。”

香荷见着杜若这副样子，不知所措，也只得应声退了下去。

整整五日，杜若卧床不起，江之彦甚至都未曾打发一个人来问候下。

府上一众趋炎附势之人，也对杜若怠慢起来。一日香荷回来眼眶红红的，杜若问起，香荷死活不肯说，再后来伙食一日不如一日，杜若心里也明白了十之八九。

“怪我，连累你了。”

杜若的面色越发难看，香荷已经偷偷地抹了好几回眼泪：“公主说什么连累不连累，是要折煞香荷吗？只怪香荷不好，没有照顾好夫人。”

杜若这一病，便缠缠绵绵了三个月之久，一方面请不到好的大夫，一方面心气郁结，便总是不见好。

“夫人，刘远送了一个香包过来，说里面装了薄荷草，闻着也能舒舒心。”香荷再不叫杜若为公主，杜若不许。

三月内，刘远时常送草药过来，说是自己种植的，能够补气血。

补气血？杜若笑笑，自己那是郁结，需疏通才是。

不过杜若心里对于刘远的其他，却是已经猜了个七七八八。那杜鹃，才不是随意长出来的花，是多种名贵杜鹃杂交培育出来的。六姨娘说，这花叫怀襄，只有她和弟弟怀秀知道。

“香荷，你把这锦囊去给那花匠。”

“这？”虽然不明白杜若用意何在，香荷还是应声去找刘远，刘远接过锦囊，虽然心中疑惑满腹，还是强压下心里面的不安与好奇，送走了香荷之后便疾步回到房中，关上了房门，确认无人之后才打开锦囊。

锦囊里面是一张字条，字条上边是一句话：

潺潺七月流火，怀襄杜鹃正浓。

怀襄是姐姐的名字，也是自己辛苦培育出来的一种杜鹃花的品种，七月被抄家的时候，百花凋谢，却正是怀襄花正开的季节。这个匈奴公主，她到底是谁？

“将军？”正在修剪着花草之际，许久不见的江之彦就这样毫无预兆地出现在了杜若的面前，杜若怔了怔，才匆匆行礼。

“我在外边等你，你仔细梳洗一番，一个时辰之后，随我进宫去。”四月不见，江之彦还是那般模样，丰神俊朗。



“是。”杜若再施了礼，转身走进了里屋。

拿起桌上的绢花，忍不住将其抓成一团。遗忘四个月，只有在用得着自己的时候才会想起自己，想起四个月前缠绵病榻险些病死，杜若心中不甘之情越甚。自己不该就这样活一辈子，顶着乌雅公主的名头，需要的时候如同小丑一般在众人面前走一圈，不需要的时候，被丢在一边不闻不问！

江之彦，你既然忘记了我，没关系，我会让你记得我，忘不了我。

官宴上，杜若多喝了几杯，微醉，江之彦叫人扶着她去偏殿休息。

夜间的风，带着扎人的凉意，吹得杜若清醒了不少。

“夫人。”香荷给杜若披上披肩，“别坐在这边吹冷风了，病了可怎好。”

“香荷你坐，坐我边上来。”

“夫人……”香荷觉得不妥，犹豫表示不赞同。

“我有点冷，香荷你坐我边上来，就能帮我挡挡冷风了。”

香荷想了想，觉得不能让自己的主子受冷，便走了过去侧着身子坐，殊不知是从四面八方吹来的，如何挡得住。

“你这人可真是坏极了，丫鬟就不是人吗，她替你挡风，谁替她挡风！”

角落里走出一个九或十岁大小的小姑娘，穿着打扮也还体面，杜若以为是哪个贵人的小孩，招了招手：“你过来，姑姑替你挡风可好？”

小姑娘别扭地转过了身，不去看杜若。

杜若示意香荷去席间拿些糕点过来，待香荷走远了，笑着对小姑娘说道：“姑姑知道错了，不叫丫鬟姐姐给挡风了，你看这样可好？”

小姑娘别扭地转过身子，却轻声地说了一字：“好。”

杜若笑了笑：“你怎就一个人走出来了，待会儿你母亲找不见你可就着急了。”

“我母亲不在了。”小姑娘的神情有些低落。

杜若心里有些难过，为什么天下间有这么多没有母亲的孩子，他们该多可怜啊！

“姑姑你为什么不说话？”

杜若牵过她的小手，让她坐在自己怀中：“姑姑在想，小姑娘多可怜呀，年纪还这么小，就没有母亲疼了。”

“母亲，会给孩子做好吃的吗？”

“会。”

“做衣裳？”

“会。”

“不让别人欺负我？”